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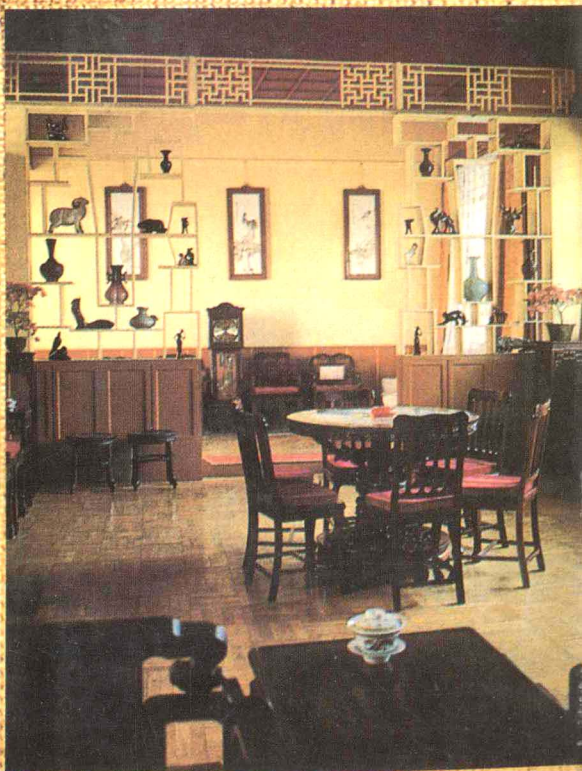
MING REN
CAI FANG LU

谷苇 著

名人

采访录

侯宝林之忆
曹禺趣事
苏渊雷酒话
沙叶新聊天
冰心的礼物
巴金的笔
谢稚柳妙语说鉴定
叶浅予印象
陈逸飞海上寻梦



上海书店出版社



名人

MING REN CAI FANG LU

采访录

谷苇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书 前 闲 话

(代 序)

谷 苇

阴错阳差，竟然与名人打了半辈子交道。

小时候就有点口吃，期期艾艾，引人笑话。大抵为了藏拙，从来就不敢在大庭广众之间高谈阔论。不料，后来进了大学新闻系，似乎命定做了记者。不会讲话，自然吃了不少亏。所幸(其实，也是不幸)是在过去的年代，要求做记者的是“多听少说”，有闻则录(自然是有选择地)。不像如今司空见惯的凡事都要开个“新闻发布会”，主人还要求记者当场提问。因此五六十年代才会培养出像我这样不善发言、讷讷寡语的记者。

然而，在三两知己促膝谈心的时候，话却是很多的。多半是因为解除了紧张心理。如此，很早就体会到与朋友谈天，会受到很多教益，得到许多启发，增长不少见闻。所以，喜欢与人闲聊天，如同喜爱看闲书一样，几乎成了习惯。

五十年代中期，有一个时期大环境的空气比较宽松，报纸也就忙着改版。其实无非开辟一个“周末版”，添几个“专栏”，弄一点生活气息浓厚些的、读者有点

共同兴趣的题目，包括风花雪月，琴棋书画，做点文章。这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初初提出的时候。其时，正好被分配去做这样的工作——结交三教九流、笼络社会名人，请他们写文章，或者作专访记录，于是开始写起名人访谈类的文字来。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带来的沧海桑田、人事变化之大，恐怕也是前所未有的。时与势的浪潮起伏、跌宕不已，有时急风暴雨，漩涡陡现，失足落水者如无鱼龙变化的本事，自然成了无谓的牺牲者。在我认识的前辈文化人中，也是屈指难数的了。若以时间论，自然先是五十年代的“反右”运动，继之是十年长夜的“大革文化命”。而在云水怒卷、风雷激荡的疯狂岁月里，载沉载浮，几次都有灭顶的可能。待到风平浪静，天日重光之后，人们似乎才觉悟到还应该过一点太平的日子。于是又奉命再操旧业，重作冯妇，再度和名人们打起交道来。

有一个时期似乎时兴过一种新八股“文章作法”，动辄要讲“要我写”还是“我要写”的道理——几十年的世事轮回，把自己绑到一个惯性的轮子上去，也就从“要我写(名人)”变成了“我要写(名人)”了。其实，所谓“我要写”多半还是由于各个方面的要求，大半有人出题目，由我做文章。不过对自己说来因为对象熟悉了，凡事晓得得多一点，“人熟是一宝”，写起来不太吃力，所以也就七搨八搨，灾梨祸枣，留下了这么一些无补于国计民生的不成器的文字。

也许这些小文章，读者看起来不会有什么沉重之

感。那末，前面所说的多少不免有些“煞风景”了。那也就权当作一种“多余的话”吧。

几十年和名人打交道，对自己实在倒是一种“接受再教育”的过程。“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这两句话里也确有真理。在文化艺术界里，既属名人，多半是有一技之长或一得之见的专家与学者。时时与之相对，常常得亲譬教，所见所闻，只要认真思考，总是有得益的。所以常会感到和这些前辈文化人在一起，往往有面对一本大书的感受。他们的人格品行、道德文章、学术专攻、文艺专长，不能不影响到读大书的人。

我常自恨读书太少。一半是由于自己太不用功，另一半也是由于时代太伟大了，变幻太多，追随者不得不赤了脚去“紧跟”。及至下令可以止步“稍息”的时候，才发觉有些时候的拼命狂“跟”，完全是生命的浪费，事业的折腾。所以如今才有“把失去的宝贵岁月追回来”这样的话。然而，毕竟难了——岁月的流逝，竟和“时代的巨轮滚滚向前”一样，是任何力量也挽不回来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是太多太多的事例——在我认识的名人中，多少终身以之地追求一门学问、研究一个问题、创造一种艺术的人，由于过多的惊涛拍岸，终于时不我待，赍志以没了。

所幸的是，这样的时代终于过去了。希望它就这样永远的过去吧。

未来，毕竟充满希望。只有阳光明媚的春天永驻人间，人的聪明才智才能得到充分的展示。在我们的

周围世界里，在人民大众中，才会出现各式各样的能与名人。他们的出现与存在，对我们的国家与民族的进步与发展，多少总会有所贡献。

不要怕见名人，名人也是凡人。大众与名人本来就是平等的，因此所谓名人轶事也多半希松平常。读了这本小书也许你会同意这个看法的。是吗？

1994年9月13日

于上海

目 录

书前闲话(代序).....谷 苇(1)

司徒雷登与梅兰芳游美.....(1)

梅兰芳与刘天华的一次合作.....(3)

梅兰芳与盖叫天的合演之愿.....(5)

周信芳笑谈《三国》.....(7)

盖叫天画马.....(10)

荀慧生的画.....(12)

姜妙香画牡丹.....(14)

童芷苓的“梦”.....(16)

魏莲芳童心犹存.....(18)

马师曾写得一手好字.....(20)

唐耿良不说《三国》.....(22)

杨振雄画竹.....(24)

夜访侯宝林之忆.....(27)

傅全香画梅记.....(29)

“魔笛”轶事.....(31)

白杨藏画.....(33)

赵丹书联“司徒庙”.....(36)

孙瑜翻译李白诗.....(38)

张欢的“艺术指导”.....(40)

我所认识的“四大名旦”.....	(42)
昆曲泰斗俞振飞.....	(49)
书坛“巧嘴”姚荫梅.....	(61)
谢晋，这个人.....	(70)

向郭沫若约稿.....	(79)
曹禺趣事.....	(81)
朱东润说“孙猴子翘尾巴”.....	(83)
谭其骧唱昆曲.....	(85)
周谷城写字.....	(87)
陆小曼轶事.....	(89)
苏渊雷酒话.....	(92)
与沙叶新聊天.....	(94)
秦瘦鸥又有新著.....	(98)
天留湖畔一诗人.....	(100)
“笔名大王”之巨著.....	(105)
徐铸成与酒.....	(108)
郑逸梅“打灯谜”.....	(109)
陆文夫谈“吃”.....	(112)
烟斗故事说杜宣.....	(114)
与施蛰存先生对谈.....	(116)
贾植芳对对联.....	(125)
钱钟书旧事.....	(127)
许杰的“流涕”诗.....	(129)
梦谒“海棠小院”.....	(131)
冰心的礼物.....	(134)

热爱家乡的沈从文.....	(136)
沈三白·南园·陆文夫.....	(139)
苏步青说“称呼”.....	(142)
胡风夫人梅志近况.....	(144)
柯灵访谈录.....	(147)
倪墨炎赤膊写书.....	(156)
唉，这个三毛.....	(158)
巴金的笔.....	(163)
巴金的书桌.....	(165)
巴金的手杖.....	(168)
巴金看京戏.....	(170)
刘海粟百岁依然年轻.....	(173)
“捉”刘海粟写“招牌”.....	(183)
朱屺瞻养菖蒲.....	(185)
“百岁老人”朱屺瞻与苏局仙.....	(187)
朱屺瞻轶事.....	(193)
朱屺瞻“三宝”.....	(197)
朱屺瞻谈潘玉良.....	(199)
张大千与“郁氏五姊妹”.....	(201)
“壮暮堂”说联.....	(203)
谢稚柳妙语说鉴定.....	(205)
谢稚柳论“当今指画”.....	(208)
唐云的“画值”观.....	(209)
程十发的“嗽”诗.....	(211)
以诗补画王个簃.....	(213)

遗画寄情.....	(215)
叶浅予印象.....	(217)
张充仁画猫画鱼.....	(220)
来楚生的一件手札.....	(223)
刘旦宅笑谈“宇宙三大奇观”.....	(225)
陈逸飞海上寻梦.....	(228)
陈佩秋爱兰之谜.....	(230)
钱君匋嘲弄“二百五”.....	(232)
“哭笑不得”章西厓.....	(234)
“鱼王”吴青霞.....	(236)
梅兰芳与吴青霞.....	(238)
忙煞“猫王”.....	(240)
师生情深.....	(242)
朱孔阳与“海陆空”.....	(244)
戴敦邦的“道释画”之恋.....	(246)
蒋孝勋之画.....	(248)
方去疾的“五老山水卷”.....	(250)
罗步臻的世界.....	(252)
万籁鸣的“金箍棒”.....	(255)
自称“庖丁”说萧娴.....	(257)
亚妮画猴.....	(259)
“海上梅王”陈征雁.....	(261)
夜行者之歌.....	(263)
彭天皿的眼睛.....	(265)
“郁牡丹”苦学成名.....	(269)
印人陈辉.....	(271)

司徒雷登与梅兰芳游美

八十年代初，忽然想弄明白梅兰芳当年去美国演出的前因后果。找过俞振飞等几位京剧前辈请教过，都不得要领。后来，还是找到赵景深先生，他说：“我帮你找个先生吧。”

说着，就领我走到三楼亭子间去，我这才知道他除了二楼“敞开供应”的一房间图书以外，还有不少“秘藏”。他从一个书架角落里找出几本书来，有英文的，还有中文的，都是关于梅兰芳的，而且还都是我从未见过的。

“拿回去慢慢看吧。”他说完，照例就从日常使用的书桌边上的抽屉里，拿出一个“借书记录本”来登了记。一边还提示我：“齐如山的那本《梅兰芳游美记》很值得一看。其中有许多珍贵资料，现在人都不知道的。比如司徒雷登对梅兰芳游美的帮助等等，我就没听人提到过。”

“也许是因为《别了，司徒雷登！》一篇文章给这个美国佬定了终身。即使有人晓得内情，也都不愿提吧。”我一边翻着书，一边猜度着。

赵先生笑笑没有回答。

齐如山的《梅兰芳游美记》内署名是“高阳齐如山

著(口述)，女齐香(笔记)”。可见当初齐如山是忙中偷闲，只好自己口述，由他女儿齐香作了笔录才得以成书的。此书对“梅大王”第一次游美的前因后果作了极为翔实而详细的记录。

当时复印条件还未普及，又急于还书，我只得匆匆作了一点笔记。其中自然不会放过司徒雷登与梅兰芳游美关系的记载。

原来梅兰芳1930年的访美演出，事先经过十分周密而细致的筹划。

据说，“梅王”的游美动机，起始于当时北洋政府的大总统徐世昌饯别美国公使芮恩施之时。在宴席上，芮说：“若欲中美国民感情益加亲善，最好是请梅兰芳往美国去一次，并且表演他的艺术，让美国人看看，必得良好的结果。”

大概当时在北洋政府任要职的叶萧绰听了此话，很为兴奋，就把此事告诉了齐如山。齐此时正在为梅“帮忙”，除了编戏以外，还帮梅处理许多文字工作。他同时还在大学任教。在梅兰芳的艺术生活中，特别是前期，齐如山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至少，不亚于梅兰芳后期的许姬传先生——《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与《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作者的艰辛劳动。

由此，梅兰芳游美就列入了他的议事日程。前后经过五六年的筹备，方始成行。

司徒雷登当时正任燕京大学校长，他在酝酿梅氏游美活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包括筹划在美国宣传梅兰芳和他的艺术和协助筹划梅剧团游美的巨大经费。

司徒雷登当时曾说：“这件事情是沟通中美两国文化的举动。按燕京大学章程，或者可以帮忙助成此举。”他原计划代借五万，后未成功。

梅兰芳此番游美，决心极大。他曾说：“就是破了产，我也要到欧美一游。”他在李石曾的“提倡”下，约请了司徒雷登和当时“社会贤达”、金融界巨头周作民、钱新之、冯又微（幼伟）、王绍贤、傅泾波、吴震修共同襄助，历经曲折，结果才终于成行的。最后起了决定因素的是冯幼伟，他在上海筹足十多万大洋，保证了梅剧团的扬帆远航。然而，司徒雷登的“助成”之功，亦不可没。

（1994年3月22日）

梅兰芳与刘天华的一次合作

年前，去江阴一游。在街头绿化丛中看到了刘天华的塑像，深为感慨，觉得江阴人是懂得发扬乡邦文化精神的。对比当前有些地方青少年之“只知道刘德华，不知道刘天华”，不禁默然。

由此，忽然想起这位著名的作曲家与民族器乐演奏家，生前除了创作有《病中吟》、《良宵》、《空山鸟语》、《光明行》等一系列二胡曲以外，还有一大贡献——纪录编著过《梅兰芳曲谱》，现在似乎已渐被人们遗忘了。多卷本的《中国艺术家辞典》“刘天华”条目

中，就无这一记载。只有“笔名大王”陈玉堂兄编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中，还有一麟半爪。其他辞书是否有更详尽的记录，就不得而知了。

记得梅兰芳先生去世前，最后一次在上海陪梅葆玖去剧场演出时，在后台休息时我曾偶尔问起刘天华纪录编写《梅兰芳曲谱》一事。当时，梅先生忆及旧事故人，颇有“人琴之痛”。他说：“刘天华先生帮我整理《曲谱》，下了大工夫。可惜这本《曲谱》已不易找到了，知道此事的人也日益稀少了。”说完，他不禁长叹一声。

据梅先生回忆，他请刘天华纪录整理《曲谱》是为了1930年去美国演出时的需要。因为中国的戏曲音乐当时多系用传统的“工尺谱”，这种乐谱外国人看不懂。因此梅先生接受熟悉西方文化艺术状况的友人的建议，请了刘天华来纪录编写五线谱的《梅兰芳曲谱》。他记得为此有很多人夜以继日地付出了辛勤的艺术劳动。

刘天华的工作态度很认真。他的工作方法是先请梅兰芳的琴师徐兰沅和乐师马宝明根据梅的每一出戏的唱腔提供“工尺谱”。然后由他“翻译”成五线谱，并亲自在钢琴、小提琴上试奏。同时，还请徐兰沅操琴、马宝明吹笛，对照纠正五线谱上“味儿不足之处”。然后，刘天华一一加以改正以后，还重新用二胡试奏，并请徐、马听过，不断反复修正，直至基本认可以后，再请梅先生自己唱过，刘再加以改正。改好以后，按整理成的五线谱，由刘天华再一次拉二胡，请梅兰芳听过、改过，最后才定稿。有时定稿以后，梅

还要再唱，刘还要再改。但自始至终，刘不厌其烦，认真记录，修订曲谱，以至于成。所以，梅在多年之后回忆旧事，还不能不赞叹说：“真难为了刘先生了。”

《曲谱》的记录整理先后费时七八个月。参与其事的除了刘天华、徐兰沅、马宝明以外，还有汪颐年画谱，杨筱莲、曹安和、周宜三位女士仔细校对，才成此谱。

可惜此书我一直未能亲见。现在连正确的书名似乎也说不清楚。陈玉堂的“辞典”记作《梅兰芳曲谱》，而我的记忆中似是《梅兰芳歌谱集》或《梅兰芳歌曲集》。好在研究梅兰芳生平与艺术的专家、学者还有很多健在，很希望得到他们的匡正。

刘天华与梅兰芳合作编写梅的《曲谱》一事，倒使我产生另一感想：梅兰芳的成功一大因素是“得道多助”。壁立千仞，泰山不捐细壤；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一个伟大的艺术家的成功，往往是由于他的善于汲取各种力量的营养与支助。这一点，也许对当代年轻的艺术家们说来还是有点启示作用的吧。

(1994年3月14日)

梅兰芳与盖叫天的合演之愿

在中国京剧史上，梅兰芳与盖叫天将永载其间，一个是“艺苑魁首”，一个是“菊坛班头”，一个是“旦

角之王”，一个是“武生泰斗”。他们在近现代中国戏曲舞台上，又都是勇于改革、善于改革的戏剧艺术家。

1961年夏秋之际，梅兰芳倏然去世，一时举国为之震悼。当时盖叫天正好在上海寓所小住，而且他刚结束了在北京传艺、收徒的活动，兴尽而返。在京期间，他多次与少年时代就同台演出、切磋剧艺的梅兰芳亲切晤面，并且相约在晚年要合演几出戏，以志两人的舞台姻缘。噩耗传来，他当然神伤不已。

在筹划合演剧目时，盖叫天浮想联翩，忽而想合演《白蛇传》——由他演小青青，设计了若干武旦与武净交替使用的亮相与武打套路，以表现小青青是个法术无穷的“蛇精”，其间采用了不少京剧舞台上已日益失传的“变脸”、“变妆”的动作，而梅兰芳则按他自己的戏路演去，唱做并重，兼带《金山寺》打出手。

忆及与梅先生商讨合演《白蛇传》时，盖老说：“梅兰芳总是笑嘻嘻地听我摆谱。听我说到高兴的时候，就说：这个想法好。我陪您唱。”他不禁从内心钦佩梅的气度：“你想想，人家是‘王’——‘梅王’。‘四大名旦’他领头儿。可是一点儿没有骄气，还说愿意‘陪’我唱。我敢当吗？”

盖叫天生性爽直、刚强，当面不会说“客气话”。可心里有数得很。现在，梅兰芳突然去世，他可再也藏不住这几句心里话了。

“除了《白蛇传》，您跟梅先生还合计演点什么其他剧目？”我当时这样问过他。

盖老先是一愣，想了想，说：“还有几个戏码。记得也是在一块吃饭的时候，梅兰芳对我说：‘老先生，我们什么时候再在台上比划两下子。’他老记得民国初年在北京‘吉祥戏园’同台唱戏的旧事。”那年梅唱《双金莲》（即《五花洞》）、《游园惊梦》，盖演《三岔口》、《恶虎村》与《伐子都》。

盖叫天说：“《白蛇传》如果演成了，我们哥儿俩还可以演一出《红拂传》。我来虬髯客，您来红拂女。”

梅兰芳说：“好是好，就是这出戏里咱们怎么个比划法儿好呢？”

盖说：“两人兄妹相称之后，可以来个对剑。”盖老回忆此事的时候，还是耐不住地倏然从他坐着的红木太师椅上跳起身来，就在客厅里边唱边舞起来……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个美好的愿望，终于没能实现。

（1994年1月4日）

周信芳笑谈《三国》

周信芳喜欢读书。关于这一方面的记述，我总觉得太少。唯一印象深刻的一篇文章，记得是他的女儿周易写的，题目似乎是《爸爸的书房》之类，可惜一时无从查找了。

但是，这位京剧表演艺术大师好学不倦的印象，